



三江月

乐活

责编李菁 审读胡红亚 美编许明
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

渔民

去海边,做一回

□沈东海

慈溪龙山野海涂

最近,不知怎的,我一心想奔向海边,去做一回渔民。有人觉得我贪吃,有人觉得我贪玩,等我静下心来细想,不是这样的。人生贵在体验,体验不同的生活,我想让自己平淡无奇的一生,增添一抹亮色,以此来告诉自己:我没有白活过。

我找了个离家近,又可以下海的地方——慈溪龙山,便开始看各种赶海的视频,准备要带的东西。关于体验,我不喜欢走马观花、浅尝辄止的,我更倾向于用自己笨拙的手脚,模仿渔民们一天的劳作。这样的体验才深刻,也才是完美的。

智斗跳跳鱼和红钳蟹

一个周末,我起了个大早,九点多就到了海边。可没想到的是,许多游客来得比我还早,有在海塘口海钓的,有拿着“扳罾”网鱼的,更多的是带着孩子徒手在那儿抓螃蟹。我没工夫闲看,挑了个相对不错的地方,准备下海了。

刚下海,因离海堤太近,有许多碎石,脚又一下陷进了淤泥里,锋利的石头像一把把刀子,划得人疼痛无比。这时,幸好有水桶,可以拿它当作辅助行走的工具——双手按着水桶,把它压在滩涂上,支撑起人大部分的重量,把脚从淤泥里拔出来,蹒跚着一点点前移。这时人已离岸几米,看准了一个跳跳鱼的洞,便可以把筒子(自己做的)插下去。插筒子,别看简单,其实也是个技术活,关键得会区分螃蟹洞和跳跳鱼的洞。一般螃蟹的洞,四周有密密麻麻的小碎点,这是螃蟹进出洞留下的脚印,而跳跳鱼的洞四周有一对鱼鳍印。看准了跳跳鱼的洞,挑大的对准了插下去,把原来的洞盖住,再抓一把烂泥,盖在筒口,用手抹平,再用手指插入筒内,修饰出一个新洞口,再沿着这陷阱的周围画一个大圆圈,以便待会容易收筒。这样,一个抓跳跳鱼的陷阱就算做好了。等我把二十几个筒子插完,大腿衣服上已全是泥巴,虽才走了没多少米,却已累得不行。这时才佩服起渔民的聪明才智,发明了可在滩涂上自由行驶的“泥涂船”,此时我便很想拥有一艘,更是感叹自己的筒

子带少了,与广阔的滩涂一对比,自己插过的地方实在是太小了,不过几平方米。

等跳跳鱼入网的间隙,我把自己做的一个八爪流星钩绑上鱼竿和线,开始钩螃蟹(红钳蟹)。关于抓螃蟹,许多人只知道徒手抠,用铲子挖,用饵料钓,但说到用一只飞钩,钩数米开外小小的螃蟹,简直闻所未闻。毛三米的线,飞快地荡开去,当八爪对准自己要抓的螃蟹,快速地下放,钩子稳稳地落在那螃蟹的后面,使巧力轻轻一拉,整个螃蟹便钩在了钩子里。有性猛又动作机敏的螃蟹,会迅速做出反应,躲避你的钩子,并用大钳子对你展开猛烈地攻击。遇到这样的红钳蟹,只能偷着乐,等它用钳子夹住你的钩子,就可以提竿收货了。最怕的是那种动作机敏又不好斗的,见你的钩子过来,马上躲着跑,那就拿它一点没办法了——谁叫螃蟹横着走,而你的钩子是直走的。有时钩住的螃蟹,你也别觉得万无一失,你的钩子没抓到手,一落地,螃蟹便落荒而逃,这时要是碰到附近正好有螃蟹洞,那你出手再快,也比不了它钻洞的速度。毕竟于它而言是逃命,生死就在一瞬间。但有趣的是,有时红钳蟹太大,而洞太小,就卡在洞口,进退不得,这便是作茧自缚了。最有意思的一次,是我螃蟹没钩到,竟在泥里钩上来一条比手指还细长的狼牙虾虎鱼,长着一排锋利的獠牙,浑身粉红色,几乎看不见眼,在抓它的时候,竟趁我不注意,还咬了我一口。这样陆陆续续奋斗了一个小时,也抓到了二十多只螃蟹。

好想来一瓶冰镇的冰红茶

等时间到十一点,我骑着电瓶车,沿着堤坝,去了几公里外的一个地方。那里有一条三四千米的路,直通外海,我想去那儿看看有没有贝类和泥螺。早上出门时,看天气预报有雨,可没想到那天又闷又热,再加上正午的太阳,走了没多久,就感觉快受不了了。整个脑袋、脖子、胳膊、腿,一切裸露的地方,都是火辣辣的。一开始还有心停下来钩螃蟹,钩到后来,螃蟹一个没钩到,人却越来越烫,却没有一点汗,有点虚乏了,也就越发不想尝试了。只是不时地回头朝内堤看看,又不停地抬头朝外堤望望,人像这线中间的一个小圆点,无比缓慢地移动着,脑中不由地浮现起一句“望山跑死马”。而我自感比马可怜多了。

中午十二点,拖着越来越重的步子,我终于来到了外坝。眼前的外坝,只有短短一百来米,像一段断壁残垣,孤零零地横亘在海上,看起来是那么孤立无援和荒败。

站在坝上,因退潮的缘故,海水离得有点远,浑黄的海水,柔弱无力地拍打着泥滩,一点不壮观,也毫无美感。我脱了裤子,本想下海,可刚爬到坝下,见四周无人,泥涂又特别的软,再看滩上除了红钳蟹和跳跳鱼,空空如也,便开始退缩了。

回来时,走了没几百米,见路旁不远处有一条斜插入海的海沟,我又心动了。下了滩涂,穿过一小片草滩,才走了七八米,却越陷越深,实在不敢走了。本想去海沟里淘点贝类,但小命要紧,计划又泡汤了。

此时,累得牛喘一般的自己,坐在岸边暂时歇息,胳膊晒得通红,越发火辣辣的。我体会到了人在沙漠中前行的苦痛。一时感到了一种精疲力竭,真的很想找个凉快的地方躺下,很想有一瓶冰镇的冰红茶一口灌下,很想有一只冰西瓜抱在怀里吃着,很想……太多的很想,却全都是虚幻。身体已出现了一点崩溃的迹象,腿越来越重,步子越来越小,走的路越来越短,坐的时间越来越长。唯独还算刚毅的意志,支撑着我一点点前行着。

看到路两边偶尔路过的几个渔民,炎热的夏天却头戴安全帽,身穿长袖长裤,脚踩着“泥涂船”,在那里不停地倒跳跳鱼的筒子。他们这一天不知要在海里走多少公里,可见更是万分的辛苦,只是随着岁月的累积,他们把吃苦当饭,早已习以为常。回忆起自己刚下海的那个坝上,一位渔民提着一筐指甲盖这么大的泥螺,16块一斤,卖了420元钱。他说自己还有二十斤海瓜子,那个收购商也要的。这么算来,渔民赶一次海,少说有千把块收入。当时我还觉得渔民的钱真好赚,现在却不这么看了。这是他们应得的,不是人人所能胜任的。

粗粗算了算,自己来回已走了近十公里。

自制一碗喷香的海鲜面

下午一点半,我回到老地方,休息了会,便下海收筒子。拔出第一个筒子,轻的,朝里面望了望,空的,失望极了。一时我都怀疑,这行不行啊?还是技术不过关?拔出第二个,还是没

有。第三个,没想到倒出一只螃蟹,看来是我插的时候太着急,胡乱一插,把螃蟹洞当跳跳鱼洞了。第四个,终于倒出一条比小手指还细小的跳跳鱼。第五个,又是两个小螃蟹……等收到自己也记不清是第几个的时候,没想到拔起的那个筒子,分量很重,往里一瞅,好家伙,终于逮到条大的,往水桶一倒,一条比拇指还粗的跳跳鱼跃入桶中。等我拔完筒子,在岸上一数,没想到共抓了五六只螃蟹,七八条跳跳鱼,也算是满载而归,不虚此行了。

到家,老婆见了,眼睛瞪得老大,问我怎么晒成这样?像块黑炭!特别是她看到我晒过的脊背,和胳膊、脖子一对比,真是惨不忍睹,不忍直视啊!而两个火辣辣的胳膊,一碰就疼,我自感明天要起水泡、蜕皮了。

傍晚,强忍着疲乏,我做了一瓶酱油蟹,又煮了一碗海鲜面,面里有螃蟹、跳跳鱼、绿豆芽、香菜、花生米,红绿黑白黄相间,发在了朋友圈,有文友看了,直呼想吃。虽然品相很好,但吃起来感觉一般般,除了那根很大的跳跳鱼,确实蛮鲜的。

那晚,回忆着这一天的经历,虽搞得自己遍体是伤,但如开头所言,我充实了自己,觉得这一天过得非常有意义。特别是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别人:古天乐的黑不算什么,我一天就晒成了。而包拯的黑,我只需两天,只是我已无力体验了。



自制海鲜面



钩子钩的红钳蟹